

【窗外】

开轩面龟蒙

□张维菊

去孝德路烧饼铺。小城的夏，连空气都是闷糟糟的。热汗涔涔里，便想山中何等清凉自在。

身为平邑人，去蒙山的次数着实有限。第一次进山，是初中毕业前，班里同学相约，十几人一路骑行，进到大山里。大家简单带了些水和水果。梦舟带着我，我带了笔和一个软皮本。山林中，我似乎确也曾停下来，用笔在托起的软皮本上飞快地记下某个细小片段，而记忆终归模糊。

条几、茶桌，一幅山水、几盆绿植，整个屋子的装修简洁大方，很有几分古意在里头。开轩，讶声四起，一窗绿，惊艳了所有来客。这里是桃花源，蒙山前的一处幽雅之所。我们应邀到平邑县作协顾问武振华先生家里作客。我站在四楼北向的观景台，凝望近在咫尺的蒙山，忍不住在心里细细描摹眼前这一卷青绿。

晨雾里的蒙山，也安泰，也自然。雨丝斜飞，烟岚逸散，叫人不由得就呆住，一站就是大半天，直看到自己也融进这空灵、这秀润，成为画里的一点青、一抹绿。最喜这雨里青山。只要想一想，这青山，是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青山，是李杜携手同游的青山，是苏轼殷勤探看的青山，更是无数平凡若我者来过的青山，便觉得，必定前世有约，而今才得这般相见。

不意巧遇牛耕老师。牛老师对姜晓彬主席策划的县作协系列文学活动尤其是去九间棚拜访李锦先生很是赞赏。闲聊中，牛老师推荐我们看电影《黄金时代》。他说，其中的人物语言很朴素，越朴素，就越深入到人心里面去的那种。后来，网上百度了去看。萧红的扮演者，是我喜欢的演员汤唯。影片在众说纷纭中，以多个人物不同的视角展开叙述，将观众带入萧红所处的那个悲怆时代。再读《呼兰河传》，便有了不一样的体味。人生的悲凉底色，毕竟掩不住文字的精神光焰。

那年夏天，与孙慧芳、孔庆霞从县城骑车七十多里，去大洼林场找梅同学玩。梅不在，竟是寻隐者不遇的意思了。年轻的心，究竟是什么也不怕的。水杉林、栗子坡、翠竹园、银线河、柿子滩，全逛了个遍，人人染得满袖葱茏。山中

遇雨，躲进一家饭庄，在那里，我们尝到了鲜美的蒙山羲子汤。我当时带了相机，冲洗出的照片里，慧芳的最具仙气。再聚时，她指着其中一张，说：将来，要用它作遗照。这家伙！

“好哇，大水养大鱼嘛！”李家石屋的一块巨石上，朱漆镌刻下毛主席的话。那声音豪迈、爽朗、洪亮，破石而出，就在耳畔似的。石屋多白云，那么多的白云一股脑儿地涌出来，人就变得轻盈起来，也成了一朵云。人在山顶，随手可舀云一勺、雪一团。山前有古井，泉水汩汩，四季不枯。白云落进泉眼里，人在泉边，如临仙境。掬一捧入口，泉香水冽，立时便觉元气满满，走再远的山路也不觉得苦和累。村落深处，有原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当年的小屋。多少英勇杀敌的好儿女，都在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练出胆魄和铮铮铁骨。

八百里沂蒙，总也看不尽。曾在山里，与家人分享一只绿皮西瓜，赖在一溪清浅中，再不肯出。曾往明光寺，寻一个传说。也曾至康谷温泉，涤去一身疲惫，于汤汤之水里感受内心安宁。曾从云流山庄摘过一回青花椒，热水一余，捞起控水，瓷碗盛了，撒点细盐，封好，放进冰箱，炒菜时搁上几粒，竟有别样清鲜。

往湖畔饭庄——大自然去，武先生极尽地主之谊。犹记得席间，武先生又曰：桃花源里可耕田。

山中做客，已然大欢喜。若为主人，又当如何？开轩面龟蒙呢。

匆匆复匆匆。当年的灵光一闪，是否得了妙词佳句？春去了无痕，都已无从寻觅。

回到城里，回到烧饼铺。刚出炉的烧饼，皮酥黄、里筋道，热乎乎，一口下去，味蕾里的童年记忆，一下子被浓郁的麦香、芝麻香唤醒。

老板娘擀面剂儿、擦水、撒芝麻、拍饼、烀饼、翻烤，一气呵成。俄顷，烤板翻起，抢下烤得恰好香熟的烧饼，放到铺了布的烧饼筐里，晾一晾热气，再归置整齐。

擀、擦、撒、拍、烀、翻、抢，这单调而枯燥的动作，一天要重复多少遍？忽然间，心里起了敬意。我发现，她边忙着手里的活儿，边有节奏地扭动身子，眼睛里含着笑，原地踏舞。她面前的烤炉里，正翻涌着生活的滚滚热浪。



【世相】

人间相聚

□安宁

这是夏日，凉爽的风化作游蛇，流进高楼大厦的缝隙之中。天井里忙碌的人们，偶尔会像青蛙一样抬起头，在湿润的风里发一会儿呆。更多时候，近百万人在花果园社区二百多栋摩天大楼中间，化作尘埃，埋头忙碌。

正如此刻，小饭馆的女人一边挥赶着苍蝇，一边忙着为我们做一盆麻辣爽口的酸汤鱼。她有一张俊俏的脸，嗓音清亮，站在天井里喊上一声，三十层高楼上俯瞰的人都会被她吸引，心里琢磨着，要不晚饭也来一盆汤鲜肉嫩的酸汤鱼？她的丈夫同样充满活力，有长年日头晒出的黧黑肤色。晚饭的高峰期已过，这难得的清闲让他身体松弛、声音舒缓、脚步慵懒。他的眼睛追随着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小女儿，她刚刚学会走路，正在天井的两三个饭桌中间快乐地穿行，操练着人生中第一个让她得意的技能，嘴里同时发出奶声奶气的“啊啊”喊叫声。很难想象，一对夫妇开着一个酸汤鱼饭馆，忙碌的时候如何照看小小的孩子，是否会因为忙乱发生争吵？但此刻，沁凉的晚风让一切变得无足轻重，仿佛一天中那些蚊虫一样飞舞的琐碎烦恼从未出现。

我们坐在天井里吃鱼。暮色四合，人声浮动，日间的浮躁被夜色缓缓过滤，次第亮起的街灯，将整个社区变成一座气势恢弘的城堡，神秘而又梦幻。一切被高楼裹挟的声响开始减弱。抬头看天，已漆黑一片，这消融了边界的黑暗，将被高楼围困的压抑慢慢稀释。于是人们不再逃离，只想跟某个老友坐下来，要一杯冰镇啤酒，和上百万出入花果园社区的人一起，融入此刻沸腾的人间。

鱼是清江鱼，肉质嫩滑细腻，入口即化，酸汤则味道鲜美，辣味十足。我向来不能食辣，但夏日夜晚的这盆酸汤鱼，却瞬间打开我的味蕾，让我胃口大开，一刻也不能停。嘴里火辣辣地燃烧起来，但干掉一杯冰镇啤酒，肠胃又可以继续开动。此刻，暑气在南方的大地上缭绕，闷热窒息着疲惫了一天的人们。四面八方吹来的风，却将这片外人眼中鱼龙混杂的魔幻之城变成人间天堂。

一盆酸汤鱼充盈了我们的肠胃，也打开了彼此的心。

朋友说起自己的母亲，她刚刚做完心脏手术，眼看着风烛残年，人生的时日不多，感觉一阵风来，生命的火焰就会随时熄灭。在此之前，朋友从未想过生离死别，以为我们会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以为今日结束，会有无数个明日抵达。是母亲一颗破损到需要修补的心，让朋友忽然意识到，来与去、生与死，都只是短暂的一程。母亲每日为家人忙碌的一日三餐，也终会在不久的将来戛然而止，成为永不复返的过去。

我也聊起自己的童年，因为父母无休无止的争吵，逃出家门、无家可归时的孤独。贫穷如影随形，日日将我嘲笑，拉到众人前鞭打、拷问。许多个春天，万物散发勃勃生机，小小的我在翻滚的麦浪中穿行，却希望有一片汪洋能将自己立刻吞噬，而那些日夜将我折磨的痛苦与恐惧也会随之终结。可是，人生如此漫长，痛苦也一路跟随，从未休止。我这样走过很多年，终于远离故土，一路北上，与父母相隔千里。

我究竟是如何像蒲公英一样，远离故土的呢？在我吃下的无数餐饭中，为何独独是这一次，与朋友相聚在没有鲜花和果实的花果园，就着米饭，吃下一盆美味的酸汤鱼，并喝下一杯杯啤酒？想不明白，也不再去想，只在饭后的间隙，抬头注视天井上方的一小片夜空。那里，正有一两颗星星，穿越几万光年的距离，散发出稀薄的光。

饭后，走至一片完全由高楼圈起的空中露台，坐在台阶上，看人们穿梭来往。商贩们早已高高挂起了灯盏，白炽灯下晃动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早晨还在兜售包子和米粥的小店，到了夜晚便转卖水果。饱满多汁的西瓜，三下五除二就被店主削了皮，切成小块，分到透明的小盒里，再配一两个牙签，卖给路人。提了吃食和水果的年轻情侣们，牵手消失在高楼间。

我注视着灯光下这被人忽略的一角，仰头看一眼夜色中似乎在无限生长的高楼，将手中一片吃剩的西瓜皮丢进垃圾桶里，起身与朋友离去。

【浮生】

卖蒜的父亲

□王霞

麦收过后的父亲依然是忙碌的。他拖着僵硬的腰板，先把那一万余斤小麦手拖肩扛地迎进门，紧接着，摇曳在风中的大蒜苗又张开双臂迎接他。容不得一丁点儿空闲的父亲，扛起铁锹将小院里不足十平方米的大蒜和盘托出，抖掉泥土，晾晒在太阳底下。

父亲难得清闲，是因为远嫁的我踏上了回家的路。初夏的清晨，父亲坐在门外，肩膀上搭一条毛巾，无忧无虑的风吹过他的白发，发丝间的汗珠滚落。他抿一口烫嘴的茶水，喜滋滋地说，前几天卖蒜收入500元，还收获了挂在房梁的那一串串蒜种。

母亲不以为意地否定父亲：“你算算那些水费和工夫，就是赔钱赚吆喝。拙嘴笨腮地一辈子了！”我必须站出来为父亲伸张正义：“我记得小时候，我爹还赶集卖瓜果、走街串巷收棉花呢，也算是‘经商多年’了。”

父亲说，他骑着电动车一路向北，到一个叫做北岗的小村庄赶集，那里的村民从来不讲价，蒜头是5毛钱一头，但父亲也不会亏待他们，每次都搭上两头蒜，美其名曰“买十赠二”。于是，经过三十里路的颠簸，已经头昏脑涨的蒜头，便有了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旅行，占领了庄户人家饭桌的一席之地，此时的蒜头不仅是佐料，还像豆角、茄子、辣椒一样举足轻重。

轻轻剥开大蒜白色的外衣，白白胖胖的蒜瓣兄弟们围着柱子安坐。父亲说，甜水井浇灌的蒜头并不辣，稍微有点甜。我迫不及待地砸成蒜泥，倒入香醋，撒盐几粒，煮两个鸡蛋捣碎，搅拌之后，卷进单饼，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

父亲也曾骑着电动车一路往南去卖蒜。他对南边的村民略有微词，只因南边的村民竟然讨价还价到5分钱一头蒜。父亲摆摆手，坚定地说：“我的大蒜喝的都是甜水，5毛钱一头，少了不卖。”我见过父亲提水浇灌大蒜的情景，却无法想象顶着火炉般太阳的父亲无功而返的失落，那种失落牵扯着我的心。我为父亲指点迷津：“再往南就是寿光地界了，家家户户都种大棚，肯定卖不上价。”

一串串蒜辫子相互交织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挂在西厢房低矮的房梁上，均匀的纹络让人不敢相信那是粗枝大叶的父亲的“杰作”。与它们一同挂起的还有几把锈迹斑驳的镰刀，几只蜘蛛在墙角忙忙碌碌地织着网。

那一串串蒜辫子是父亲的希望。等到秋天，便将蒜瓣连同他的希望种进泥土，经过秋的默默孕育、冬的运筹帷幄、春的蓬勃生长，迎来父亲的收获。从此，他多了一份惦念、一份希望，来支撑他平淡如水的生活。

走过耳顺之年又几个春秋的父亲，闲不住，冬来春往耕种三亩良田，伺候耄耋之年的奶奶，还有绿意葱茏的小院。勤劳一生的父亲，对人生的认识也像他脸庞上深壑般的纹路，他意味深长地说：“卖蒜不仅为了赚钱，主要是活动筋骨。老喽，不能给孩子们添麻烦呀！”

父亲的幸福很简单，就像清汤寡水的一碗面条，没有任何佐料，却是津津有味的人生本色。我感同身受地记起，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拿着一张10元的稿费单，竟笑出了满眼泪花……